我的追憶專欄(20)懷念和陳文村教授共同打拼的時光

李家同

我已經退休十年之久了，這期間也就有很多老友陸續退休，可是我完全沒有料到的是，陳文村教授也退休了，對很多人來講陳教授是所謂的「大咖教授」，也就是說很多年輕小輩的教授都對他有點害怕的，可是我的腦子裡，永遠記得陳教授二十七歲時的模樣，他一在柏克萊拿到博士學位以後，就到清華教書，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學生還是教授。

 當時很少在美國念書的人肯回國的，所以一開始我和陳文村兩個人獨撐大局，以後才陸陸續續有別的教授參加我們的資訊行列，不僅資訊教授少，更有趣的是清華當年用的電腦叫做IBM1130，我回國以前就知道了這一個電腦的名字，我問了所有我在美國的同事，沒有一個人聽過這個電腦，他們紛紛恭喜我，說你將來用的電腦一定先進的不得了，先進到這個程度，我們在美國的這批土包子都沒有有幸能夠用這種電腦。

 其實這是落後到極點的電腦，所有的程式都要打卡，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候，這部電腦只能跑一個程式，我有的時候等著要看程式的結果會去電算中心，陪我去的同學，聽電腦跑的聲音就知道它在跑什麼語言的程式，比方說如果電腦的聲音很輕快，就是在跑COBOL，如果聲音很沉重，就是在跑FORTRAN。

 至於薪水那是不能談了，我那時已是正教授，如果拿副教授的薪水，有三年是不需要繳稅的，因為這種薪水是可以免稅的。

 可是我們當時士氣卻很高，我和陳教授在研究方面仍然很有成就，我們都是在台灣成為IEEE Fellow的，陳教授尤其厲害，他一路上扶搖直上，最後的頭銜是國家講座教授。

 當年我們正碰上國家引進半導體技術的時代，我和陳教授其實對半導體一竅不通，可是我們都知道這個技術的重要性，陳教授甚至於能夠自己摸索也做出來一個晶片，陳教授也涉足通訊網路，我知道他在學校念書的時候是完全不懂這行的，可是他知道國家需要這種人才，因此他就努力地自修，現在他已經是這方面權威教授了。

 最近在清大又碰到了陳教授，我們同時都有些傷感的感覺，我們都不太在意我們究竟有沒有什麼成就，但是我們都知道，我們的確努力地並肩作戰過，所謂「蓽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」，至少我是非常懷念當年我們騎腳踏車代步的時光，雖 然只有腳踏車可騎，我仍然覺得我和陳文村共同打拼的日子，是最有意義的，我和陳教授都曾經經歷過我們國家最風雨飄搖的情況，我們都是在國家退出聯合國以後回國的，回國不久，我們就碰到和美國斷交的事件，可是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一切都沒有影響我們的教學和研究，我們怎麼可能不懷念那些日子。